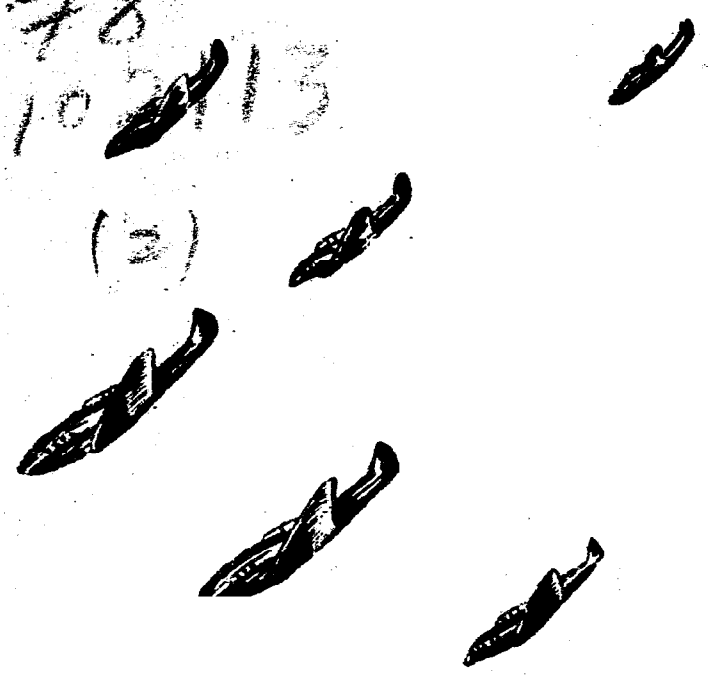


78

10 115

(2)



雅可福烈夫著

# 生平回憶

5. 126. 1

天津大眾書店印行

MG  
KAS:26.1  
+

# 生平回憶

維可福烈夫著  
逸 塵譯

版字 31608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3 1764 3393 0

## 序

『生平回憶』的作者——亞歷山大·謝爾格也維赤·雅可福烈夫（A. S. Yakovlev）——是蘇聯一個最有名望的飛機構造家。

雅可福烈夫榮膺有蘇聯最光榮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並擁有航空工程兵中將銜。他是技術科學博士。蘇聯科學院通訊會員及榮膺斯大林獎金者。此外，雅可福烈夫又是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副部長。他由於為國效勞的卓著功績，已榮膺了六枚蘇聯勳章。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俄國人民得到了通曉科學和技術知識的廣大可能，國家便培養出了許多優秀的發明家和構造家。與以雅可福烈夫姓氏的頭兩個字命名的『雅可』式飛機在空中勇敢打擊法西斯蒂的，還有『拉沃赤金』，『伊柳生』，『別特梁可夫』，『杜坡烈夫』各式飛機。而傑格加略夫，石比達里諾，托卡略夫，葛拉賓等構造家給紅軍所創造的殲敵陸戰武器又是如何銳利啊！

雅可福烈夫底這本書，是敘述他怎樣長大，怎樣學習，怎樣為堅持自己的理想而鬥爭，怎樣創造並怎樣完善了現代戰爭中一種最強力的飛機。

雅可福烈夫的道路是荊棘險阻的。在這本書的每行中，都充滿着作者的堅毅熱烈精神，崇尚科學知識和技能、堅毅的創造心

情以及酷愛祖國的熱忱。這本書真是勝於技術名家底自傳。這本書是敘述一個富有天才和毅力人物的命運，蘇維埃生活底新條件給他開闢了實現其理想，得到知識、技能和榮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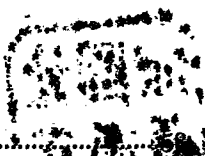
雅可福烈夫是極善於組織勞動與嚴守工作秩序的。

本書的精采篇幅是敘述作者同斯大林的會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帥所給予新技術創造家的各種各樣幫助。

讀者從這本書當中便可窺見，蘇聯人究竟是因爲具有何種品質，而能澈底戰勝了萬惡的法西斯蒂。

## 目 次

序	
『氣球怎樣飛』	1
教師	4
空軍朋友	8
當助手	12
參加滑翔機競賽	16
小學生的滑翔機	20
空中摩托車	24
研究院	29
出險	32
製床作坊	39
第一次與斯大林見面	44
『南方療養所』	47
同事	59
白漆	51
同吸煙的人宣戰	54
構造局	56



人與工作.....	61
飛機的誕生.....	61
美少年.....	66
在紅場.....	69
嘉獎.....	71
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76
偉大的考驗.....	85



## 『氣球怎樣飛』

我七歲時，才第一次看見飛機。

有一天，是星期日，父母都去訪親，把我留給祖母照管。祖母很愛我，總是想法使我高興。在這一次，她立意要使我享到非常的快樂。她說：

——樹拉，我帶你往赫登卡去看看氣球怎樣飛吧。

我因為好奇心勝，急不可耐，在一分鐘內就把衣服穿好並催祖母快些收拾。

我們到了赫登卡田場上。這個地方原是多年以前的飛機場。可是沒有任何守衛，誰都可以自由行走。

在飛機場上已經聚集了很多人，這些人也同我們一樣，都是來看『氣球怎樣飛』的。

我仰着臉向天上望了很久，尋找飛的氣球。連頸頸都仰痛了。可是什麼氣球也沒有看見。忽然我聽到一種響聲。似乎田場上出了什麼事情，於是我從人叢中擠過去，果然看見了一個不大的怪東西，很像個書架子，却絕不像氣球。我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波列里奧』式飛機。飛機在地上奔馳，響聲駭人，嚇得好奇的觀眾都狼狽起來，不知所措了。

——現在就要飛了！——周圍人喊道。

可是飛機在地上轉了彎，跑到田場邊上，停下了。過了一會，又嗚嗚的跑起來。

——看，現在一定要飛了，——祖母安慰我說。

可是這次又沒飛起來。飛機跑了幾陣，仍未離開地面。我這時又累又掃興，轉回家了。

這是我第一次認識飛機，認識莫斯科飛機場。當時俄國差不多還沒有飛機，俄國駕駛員開始所駕駛的飛機是外國的，並且往往駕駛的不得手。這種不得手的情形，我恰巧親眼遇見了，因此這頭一次見識飛機，並未使我有任何感動。所以我很快就忘掉了飛機和飛機場的事情。

當然，那時我家裏誰也不會想到我將來會成一個飛機構造家。不過我的母親這時已經希望我將來成一個工程師了。

也許是因為我非常親愛我的母親而完全受其影響，也許是因為她很確切地猜透了我的嗜好，但我却記得，自我記事時起，我也是希望將來當個工程師，並已開始實地研究這門藝術。我把自己所愛的玩具——小火車頭，小車箱，小電車以及帶發條的小汽車——都毫不留情的拆開，把內部的東西都翻卸出來，而且相信：把所有的零件都看清之後，會再一一上好，並且上得比原來的更好。其實，一切玩具每逢經我這番手術以後，就永遠成了一堆廢物。

當我九歲的時候，我決意要成一個鐵路工程師，建築鐵路。這個動機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我的舅父是鐵路工程師，有一次，他帶我到他建築鐵路的地方去過夏。我記得一到舅父家當天就跑出去不見了，大約有好幾個鐘頭的工夫還沒有回來。

親戚們着急，尋找起來。直到天快黑的時候，才把我找到了。我原來坐在鐵路堤上，忘却一切，只是一心觀看工人怎樣按設鐵軌。後來大家對於我的這種失蹤也就習慣了。我觀察了怎樣修路堤，怎樣鋪鐵軌，怎樣築橋樑。所有這一切對於我這樣的小孩子說來，是多麼富有詩意啊！



有一次，我終於看見了第一掛列車在這條新鐵路上馳行了。

舅父這時高興得像過生日一般，在那裏站着。火車走的很慢，很小心。司機員不時的由車窗裏向外望望鐵軌。工人跟着車頭奔跑。

我站着望得出神。我也就從此時起，決意要成個鐵路工程師。

我難道能以這種建築去與那個可憐的飛機相比擬嗎？雖然那架飛機是為飛行而建造的却完全不能飛行。

過了兩年，我又到舅父家裏去過夏。我在他的書籍中，找到了一本關於英人斯蒂芬孫的書，此人是火車發明家和第一批鐵路的建造家。我把這本書看了好幾遍，簡直迷住了。

我想成爲像斯蒂芬孫這樣的人物。

## 教 師

我滿九歲的那一天，母親贈給我一本『魯濱孫漂流記』。我把這本書讀了無數遍，這書使我迷得甚至自己也想當魯濱孫了。我只是決定不到荒島上去；母親不贊成，其實，我自己也有點怕去。

可是，在城裏的魯濱孫有什麼事可作呢？我們是住在一座五層大樓內的一間窄狹小房裏。該樓位置於蘇哈列夫廣場的一角上，這裏當時是個亂七八糟的大市場。自清早到深夜總是嘈雜不已：買賣聲，叫喊聲和不時的打架聲。在我們房院裏有些存放米麵、鮮肉、臭肉的庫房。真是骯髒到極點。我們窗下的兩棵橡樹在這個厭惡、黑暗的角落上漸漸萎縮、乾枯起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新的魯濱孫沒有可能伸展本領！

到夏天，就是另一回事。這時我住在城外，可以隨心所欲來實現我的理想。我在這裏找到了許多『荒島』。我用玩的小槍獵取『野獸』，在菜園掘壟、種花、栽菜，這工作雖不是我一個人——同我一塊工作的還有母親，弟弟和妹妹，然而我仍以愛勞動的魯濱孫自居。整個夏天，我都過得很快活，吃新鮮的西紅柿子、黃瓜、胡蘿蔔、小紅蘿蔔以及其他各種菜蔬，飯量大增，吃得特別有味，因為這都是自己栽種的。

在城外時，我有自己的小木匠作坊。給我買來了木器工具，因此我又鋸、又刨、又釘，一連幾個鐘頭不停工作。『製成品』

是各式各樣的：有小船、小桌、小台架、小木墩。我沒有完全像魯濱孫那樣能利用一切，不過，我是學會了使用工具，習慣了親手製造各種東西。我很愛勞動，這對於我的前途，有了莫大裨益。

『魯濱孫漂流記』一書成了我的良好教師。它幫助我注重勞動和明白勞動的樂趣。

我恨不得一下就長滿十歲。因為我知道，到十歲時才可以進中學讀書，在此以前是母親自己教我。

已決定把我送進官立男子中學。可是我沒有考上，因為我的分數都應該是五分。而貴族與國家官吏的子弟祇要有四分或三分就可以考上，我的父親既不是貴族，也不是國家官吏，因此一個四分就剝奪了我進官立中學的權利。

後來又叫我進私立中學，私立中學底章程沒有那樣嚴格。我在這裏考得的分數與前次一樣而考上了。

我當中學學生並不久。兩年後，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了。那個中學成了蘇維埃學校。

在我們學校裏有很好的教員，很好的秩序，我之所以愛好許多有益的東西正是在這個學校裏學會的。

我什麼時候也忘不了我們學校的數學教員安得列·庫茲米赤。他的神氣嚴厲，辦事認真，他給我們學生灌輸了有條有理的習慣，使在解決習題時，書法精確、層次分明、計算無謬，這種習慣使我一直到現在還保存着。

學生們尤其喜歡地理教員。人們都稱他為維克托爾·奧克達文諾維赤。他開始給我們上第一堂課時，是用如下詞句開始的，他說：

——我來給大家講一段傑克·倫敦所著『馬普伊住宅』故事，作為我們的見面禮吧。

於是他就美妙地講起故事來。

全班人都聚精會神的聽了教員的講述。他講了整整一堂課的時間；一直到休息後第二堂課時才講完了。

當時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傑克·倫敦的著作，從此以後，就狂熱的開始閱讀他的一切書籍，其中的人物都是強悍大膽而剛毅不拔的人物，真使我羨慕極了，他們不怕任何險阻，去迎接危險並克服之。其小說中給我以特別深刻印象的，是關於北方的小說：『愛好生活』與『吉什的故事』。

一直到現在，我還認為傑克·倫敦是對於青年的最好作家。比如說，我在讀了他的幾篇小說之後，使我竟起了一種不可抑止的看書熱狂。

後來，我讀了許多關於『優秀人物生活』的書籍；如發明汽船的富爾頓，俄國無線電發明家波波夫，以及其他學者和發明家的傳記。

我有時在預備好功課以後，就拿起別的書來。到睡覺的時候，也沒有勇氣把書放下。為這種情形是經過多少麻煩呵！媽媽進來給我把書一合，並……躺下睡覺！我只好偷着看書。先假裝睡着，等大家都躺下睡熟以後，我再悄悄起來，赤着腳，跑去點上燈，又看書，一直看到明早三四點鐘。哎呀，如果母親看見，真是不得了哩！

我夏天住在舅父家時，比較輕快得多。那裏沒有人這樣監督我，我可以整夜看書。

舅父有很豐富的圖書。他訂有『尼瓦』，『自然與人』等等雜誌，隨這些雜誌還以附刊名義收到許多關於旅行、發現和发明的各種書籍。我看了關於俄國偉大旅行家白令，米克魯哈·馬克拉依，波爾什瓦里斯基和謝道夫等人的書籍。還有關於哥崙布，阿曼森和南森以及其他許多勇敢人物的書籍。一整夏天我都專心在閱讀這些書籍了。

甚至現在，我已經是成年人，仍是最喜歡那些關於旅行和探

險的書籍。不久以前我還與致勃勃的讀了一本海軍大將伯德關於旅行南極的作品。

我讀了許多歷史書籍。我們學校裏有一位深通古代史的女教員——卓婭·尼古拉也福娜。她給我們灌輸了酷愛歷史的興趣。她上課的時候，通常都是要講些關於古代希臘，羅馬，埃及，埃及王，金字塔以及埃及棺材等等有趣的故事。我們專心作出了金字塔的圖案，製出埃及棺材的模型，畫了各種圖畫，並出過歷史雜誌。

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感激學校的，這就是圖畫一門，教授的很好。圖畫原是很喜愛的一門功課，母親也盡量鼓勵我，贈給我繪畫本、顏料和鉛筆。我在學校裏不僅學會了繪畫，而且也閱讀了好幾本論藝術的書籍。

關於學校和書籍的事情我說了很多，這一切對於我將來成為工程師，飛機構造家一事，似乎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實際不是這樣。

書籍使我養成了嗜好技術，書籍教會我理想，幻想，教會我努力於一種目標，教會我愛好和尊重勞動。最後，書籍發展了我一般的知識，擴大了我的眼界。只有全面發展的人，才能成為好的工程師構造家。凡兢兢於細小事情的人，只知道自己日常工作所必需的計算尺和一定的全式，却不能創造任何有價值和有趣味的東西。

善於繪畫對於我的前途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一個構造家每想構造出一種機器的時候，就應當把自己的創造理想很詳細的體現出來，能用鉛筆描寫在紙上。

## 空軍朋友

書籍不只把我迷住，使我幻想，而且還激動我去實行。不作事情是難為情的，因為我所愛好的人物都是終生堅毅勞動，都是為實現自己目的而堅毅克服一切障礙的。我想同他們一樣，也要作一種最重要，最困難的事情。

我開始是想發明一種水動機。我十歲的時候，曾讀了一本關於俄國發明家庫里賓的書籍，此人想建造一種水動機，即拉丁文所謂“Perpetuum mobile”。我非常喜歡這個理想。我想道：『要造出一種機器，能夠永遠工作，既不需要燃料，也不需要電力，只需一開就行了，這倒不錯！』雖然在該書中同時又說到，這是不可能的，說有許許多多發明家都在這方面白費了工夫，但是據我想，他們雖不能發明出來，而我却能發明出來。我甚至想出了一種樣式並且繪出圖來了。結果當然也是毫無成就。

迫我到了舅父建築鐵路的地方時，舅父的創造熱忱引動了我，於是我自己也開始建造起火車頭，車箱，鐵橋和車站等等的模型來。這成了我有趣的建造，製造了很多這類的模型。可是很快又厭煩了。製成一個車箱，兩個車箱，甚至製成了一掛列車，還有火車頭——可是仍然不會動作，全是死的。於是我想製造一種真正能工作的東西。

後來，我又醉心於無線電技術。當時在莫斯科總共只有幾個無線電藝友，而我已構成了自己的無線電收音機。並能收到一點

聲音。但這並沒有使我滿意。因為一連幾點鐘坐在收音機前，傾聽空中聲音是太無聊了。

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大本好書。這原是一本敘述技術發展史的小說。其中有關於鐵路發展，電氣發明，現代技術成就，航空事業等等的故事。這本書中，同時還描寫有一架由外國構造家所製的滑翔機模型，並且還附有該滑翔機的圖樣。

我想到，如果有人建成了這樣的滑翔機，那我按照這個圖樣也可把它建造成功。於是我就把無線電收音機一事丟開了。房子裏充滿了膠水氣味，地上散遍了碎紙和鉋片。有一個多月的工夫，我就把滑翔機的模型建成了。這是用細薄松板黏釘成的，上邊糊了紙。模型很大，有兩米達寬，這樣一來，在家裏試驗是不可能的。

於是我把模型拆開，搬到學校去了。有很多人來看滑翔機怎樣飛行。

在大廳肅靜的空氣中，我把自己這頭一架飛行機器放開了，果然飛行了有十五米達遠。

模型飛行了，我的勞動果實活現出來了……從這時起，我就產生了建造飛機的嗜好。

在試驗滑翔機以後。我的幾個同學，也染上了『航空病狂』。他們都願意同我一塊來建造一架很好的模型。到課餘時，我們集合在一塊，於是一個又一個的模型就建造起來了。其中有的能飛行一下，有的完全不能飛行，可是，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忱。我們反倒建成了一架很大的模型，甚至找不到相當地方去試驗它。

一九二三年，這是我在學校學習的最後一個學年，當時有了航空後援會的組織。

我們在自己學校裏，馬上也成立了航空青年後援會分會。所有熱心建造模型的學生，都加入了建造飛機模型小組。不過這對

於我們並不是新奇的，因為我們建造模型已經有一年的功夫。現在我們所要作的是建造一種真正的東西。

我們五個學生，就開始參加由航空後援會所組織的各種講演會，要求給我們關於航空的書籍，並請求工作。這時，組織了航空募捐。可有工作了：我們肩上掛起用皮帶拴着的小筐子，到各街去為航空募捐。

後來我們又得到了另一種工作。當時在現今中央文化公園所在的地方，組織了農業展覽會。而在莫斯科河的克里米亞橋附近，有真正的『容克』式水上飛機載着參觀展覽會的人飛行，因此要我們這些積極孩子到這個展覽會去作工。說要我們去作工，這是我對家裏人說的；其實，當然是我們自己要求的。

在展覽會同我一塊工作的有一個很調皮的同學。他每同一個人認識的時候，總是要把自己的名字，父名，姓氏：亞歷山大·巴夫洛維赤·葛里深完完全全說出來。對所遇到的一切人，無論成年人或幼年人，他都是這樣說，並且說的時候，是十足莊嚴的，儼如年高望重的人一般。其實，他却是一個又瘦又小，翹翹鼻子的小孩子。

在展覽會中，我同『亞歷山大·巴夫洛維赤』作工作得很起勁。飛也沒有飛，飛機也沒有修理，只是維持次序和出售票券。我們為這種工作所得的獎勵，是允許我們去摸摸飛機，而且是站在沒及膝蓋的水裏（飛機是用浮子從莫斯科河上飛起的）擦洗飛機中的一些部分。這工作我們非常滿意。只有『亞歷山大·巴夫洛維赤』弄得不很方便：差不多每次工作時都要從飛機浮子上滑到水裏，所以到回家時，衣服經常都是透溼的。

有一次，航空青年後援會分會開會，決定要領一架壞了的真飛機，以備完全拆開，好好研究。選定我和葛里深當交涉員。為要領得一架飛機這件事情，所費的心血真是一言難盡。我們會屢次去見航空後援會的領導人，我們的請求雖每次都遭拒絕了，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飛機建造成功，運往飛機場。初次試驗是定於五月十二日。

在試驗那天，飛機場聚來了很多人。大家對於這架飛機的印象都很好：飛機是小小的，白白的，其鮮明的漆光在太陽光下閃閃奪目，真有一種躍躍欲飛的姿勢，因此差不多沒有任何人懷疑它不能飛行。

皮昂特考夫斯基駕駛員坐上了飛機。

這時對於飛機和對於我的緊急關頭到來了。

皮昂特考夫斯基把摩托試了幾分鐘以後，為要知道飛機是否易於駕駛起見，就駕着跑了一下，然後才駛向起飛的地方去了。指揮起飛人把小旗一揮——可以起飛了。開足馬力！飛機開始前進，順着草地奔馳不遠，便輕輕離開了地面。越飛越高。隨後在飛機場上空轉了幾個圈以後，就順順當當着地了。

大家都與我握手致賀，並希望繼續進步。我覺得這是我考上構造家了。

當時我以為這就是我生平最幸福的一天。

經第一次試驗之後，在兩星期內，又試驗了飛機飛行的高度和速度。飛的很好，於是允許此飛機作長途競技飛行：從莫斯科經哈爾科夫，塞瓦斯托坡里再回到莫斯科。

我決定以乘客資格親自參加這次長途飛行。七月十二日清早，我同皮昂特考夫斯基駕駛員從莫斯科飛走了。

我在空中飛機上所起的快感是為受任何獎金所不能比擬的，因為這架飛機的全部構造，直到最小一個釘子，都是我思索的果實。

我們在哈爾科夫停了一下之後，又繼續飛進，當天晚上已抵塞瓦斯托坡里。

從塞瓦斯托坡里飛回莫斯科時，是皮昂特考夫斯基一個人，在乘客的座位上放了一桶作補充用的汽油。

從塞瓦斯托波里早晨飛起以後，皮昂特考夫斯基在路上沒有停落，一連在空中飛了十五點三十分鐘，晚上就抵達莫斯科了。

這次長途飛行在當時造成了雙重性的世界記錄：一千四百二十公里之不停落的遠飛性和十五點三十分鐘之不停息的飛行時間。爲這次長途飛行，我們得到了獎金和獎狀。此外，因這架飛機構造優良，我被派入航空學院求學。這原是很早就渴望的。

## 研 究 院

我穿上空軍研究院學生制服，真是又得意又高興。我以滿腔的熱忱，開始學習了。

研究院第一年級的功課，是普通理論課程：數學，物理學，機械學。而專門關於飛機的課程是沒有的。可是我已慣於構造飛機工作，所以時時想這個工作。因此，第一年級的功課對於我雖然極困難，而我仍然繼續構造工作。

我在研究院的頭一年，構成了一架馬力不大的新飛機。這是我在課餘後繪圖，計算並建造成的。這是架水上飛機，曾停在文化公園附近的莫斯科河上，並在那裏飛行過。

在第二年級時，我又構成了一架飛機。這架飛機與以前的飛機已經大不相同。頭兩架飛機都是雙翼的，而現在構造的則是單翼飛機。這架飛機是在一個飛機工廠建造的，從這時起，我就同該工廠發生了密切聯系。

一九二九年，單翼飛機建成了，出現於飛機場上。這架飛機成了很好的飛機，乘此飛機完成了從莫斯科到米涅刺爾尼沃的之不陸飛行。這是當時輕便飛機構造方面的一大進步。

在學院學習的最後一年，我又構成了一個四人乘的民用飛機，不過這種飛機已是在我畢業之後擔任工作的飛機工廠裏才建成的。

在研究院第三第四年級內，我們的課程是：建築飛機的機械

學，空氣力學，堅固性計算學，內燃發動機學以及其他許多專門課程。學習很有興趣而且容易。所有這些科學都是對於構造和建造飛機有直接關係，都已與我相近而且是熟識的。教授們都很幫我忙：他們對於這些專門課程在給習題時，有時所給的任務，正是照我所造的飛機圖案；例如須要計算飛機的堅固性，那他們根據我所已構造的飛機，就算我及格了。

在研究院中，我又與我的第一個教師裴什諾夫常常見面了。他已經是空氣力學教授。他仍像從前一樣，待我很好，照舊幫助我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在研究院畢業了，這是我生活的一個段落，也是我老早所理想的成就。這時我第一次隨同研究院的全體畢業生進克列姆林宮。

這個迥非尋常的日子，我是記得異常清楚的。

我們畢業生在研究院院子裏站好了隊，院長把每人的姿勢和裝束都檢閱了一遍，然後大家坐上汽車，動身了。

在克列姆林宮大門前，我們又排起雙行隊伍，向大克列姆林宮中前進。我們喜出望外地走進克列姆林宮，經過寬敞的雲石樓梯，進到大廳裏。廳內燈光明亮奪目。我們畢業生在這裏排成了長長的行列。我們都是穿着嶄新的制服；皮靴擦得光亮亮的，像鏡子一樣。

雖然還沒有聽見『立正』的口令，可是在這莊嚴等待的時刻內，我們只是小聲交談。終於聽到了口令：『立正！』

我們迅速把身子一挺，一動不動了。樂聲響起來，此時加里寧，沃羅希洛夫各同志和紅軍幾位高級長官走進大廳來。

沃羅希洛夫同志向我們致賀。我們高聲宏亮地回答。我們心緒緊張，祇是熱烈鼓掌和不息的歡呼『烏拉』。

在宣讀關於畢業生以及每人畢業成績的命令時，廳內肅靜無聲。隨後加里寧同志祝賀我們畢業，並祝賀我們將進入紅軍擔任

指揮工作。在慶祝完畢以後，便請我們就席。另一個大廳的門開開了，該廳是由雲石砌成的，已擺好的餐桌，樣子很像個『凹』字。這就是克列姆林宮底佐治亞大廳。

我們都圍着桌子坐下，可是主席團坐位間還空無一人。忽然起了一陣震耳的鼓掌聲。在轟隆的鼓掌聲下，黨和政府底領導人，走進大廳入座了。

我坐的地方是在大廳中間，面朝主席團，我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吃，也沒有喝，只是興致勃勃的望着以前由相片和著述中所認識的那些人的面容。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很近的看見我們的各位領袖。

每當祝賀政府某領導者而舉杯相慶的時候，我們總是歡天喜地高喊『烏拉』。

晚宴完畢後，黨的領袖和政府各委員都經過大廳走出。這時鼓掌歡送的聲音真是空前未有，是把他們抬在手上送出去的。

這真是良好的節日呵！

當我走出克列姆林宮的時候，我覺得像長了翅膀一樣輕快。將來一切都會是這樣光明快活的。

## 出 險

我在研究院畢業以後，被派到一個飛機工廠裏工作。當時該工廠剛剛造成了一架新式構造的飛機。是一架具有四百五十匹馬力摩托的驅逐機，其速度在一點鐘內為二百八十公里。這架飛機使我非常注意。這樣速度在當時算是頂大的，大大超過了其他飛機的速度。

我把這架新式驅逐機用心觀察了很久，於是我覺得用同樣的摩托還可以製造速度更大的飛機。

這架驅逐機是雙翼的，雙翼機的迎頭阻力比單翼機要大，因此難於達到很高的速度。我想，若是用同樣的摩托建造單翼機，那就可以得到不可比擬的速度了。

這完全是新的任務。當時我國空軍所用的飛機，完全是雙翼的。

這時我已經有了相當的構造經驗和完備的工程師學識，因此很快就定出單翼機的設計草案來，並與雙翼機的設計作了比較。結果知道單翼機不僅可以達到更大的速度，而且還可以乘載第二個人，即是二人乘的飛機。

我怕自己的結論可能有錯誤，因而會與各位專門家去商議過。他們都認為我的結論是對的。於是就決定設計建造這樣的飛機。

我擬好了該飛機圖案並向技術委員會證明，用四百五十匹馬

力的摩托可以製成二人乘的單翼機，其速度一點鐘為三百二十公里。

有幾個人對於我的圖案表示不同意，甚至表示反對。大概是怕我將會同他們競爭罷。雖然如此，圖案是經批准了。我得以建造速行的與當時在蘇聯航空中完全是新式的飛機之理想去鼓舞我的各位直接助手。

於是在此工作中很快就形成了一個青年工程師和工人的小集團。

我們擬出了飛機圖案和圖表，並開始建造。這種建造固然是半手工業式的。在開始時，工廠根本就不願給我們建造飛機的場所，不願供給工具設備，理由如下：這種飛機之建造不在本廠工作計劃之內。因此我們只有在社會團體贊助之下才領得了一個小地方。工作是很困難的，然因集聚來建造飛機的都是很熱心的人，所以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

一九三二年夏季末，新飛機已經站在飛機場上。

我對於試驗這架飛機一事是非常小心的，因為這架飛機在當時算是我所構造的第一架強力飛機。

試驗飛機的人又是皮昂特考夫斯基駕駛員。我對於他是很'心的：他真是具有試驗飛機者一切特質的優秀駕駛員。他勇敢而慎重，在起飛時總是很鎮靜的。當坐上新飛機時，他的眼眉來也沒有現出過半點懷疑或驚慌神氣。駕駛員的鎮靜態度也造家安心不少，須知構造家在自己飛機起飛時，通常都是很慌的。

我與皮昂特考夫斯基已經約好，他在第一次飛行時若是覺，對於飛機稍有懷疑，或是看出飛機有不妥的情形時，絕不要在機場上空繞完一周，就應馬上落地。

爲要不引起許多好奇的觀衆來場看熱鬧起見，我們決定在星期日清早六點鐘試驗飛機。

凡試驗時應出席的人，都按規定時間到場了。我與皮昂特考夫斯基緊緊握了握手，就走到一旁去了。

駕駛員坐上了飛機。在第二個座艙上先放了八十公斤的重量，代替第二個人。

摩托放開了。皮昂特考夫斯基很細心地試驗了摩托，先在地上馳了幾次，隨後離開地面約二三米遠，飛行約一公里遠的地方又降到地上，駛到我跟前說道，

——一切都好！可以起飛吧？

我允許起飛。駕駛員就地便開足了馬力。摩托轟隆起來。飛機向前一撲，就離開一片綠茵的機場而升向空中。我們屏息注視着。飛機升至三百米遠高的時候，轉彎了，沿機場上空轉了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轉的圈越多，我心中越覺輕快。就是說，一切都好。

最後，飛機降陸了。我們又幸運又滿意，都奔向前去迎接。皮昂特考夫斯基從座艙中探出身來，向我們把大拇指一伸，表示很好！當他剛一下來，我們就把他舉着搖起來。這是試驗新飛機後的慣例。

然後我向皮昂特考夫斯基問道：

——請您說句老實話，您以為這架飛機究竟怎樣吧？

——真是好飛機！我相信，在一點鐘內能夠飛行三百公里以

——他這樣答道。

這話真是使我高興，我決意親自坐上去檢驗這架飛機的速

第二天我與皮昂特考夫斯基飛起來了。我請他把機器盡量開快，開到極度。

飛機升到必需的高度。皮昂特考夫斯基終於向我喊道：

——好，現在注視速度吧！

我注視速度表。只見指針由一百八十進到一百九十，進到二



百，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二百七十，二百九十，三百……我毫不合眼的盯着指針，等它究竟到何時才會停止。指針慢慢繼續向前轉着。轉至三百一十五，三百二十，三百三十公里時才停住了。我高興的鬆了一口氣。我的飛機指明竟有三百三十公里的速度！

只有當指針停住以後，我才開始觀察飛機的其他部份在當時空前未有的速度下工作的情形。一切都好——沒有任何顫動，沒有任何可疑的軋聲和怪響。只有雄強確切的摩托轟隆聲。我想道：可見我的計算和推測是完全證實單翼機比雙翼機之大大優良了。

這時皮昂特考夫斯基轉過臉來，我看見了他那清秀的滿面笑容。

我高興得簡直想在飛機上跳舞了。

我同皮昂特考夫斯基很順利地降在地上，得意洋洋的下了飛機，竟覺得自己這時簡直成爲速度的魁首了。

這架飛機開始幾次的飛行給予我們航空人員的印象是很大的。於是空軍指揮部決定來檢閱這架飛機。

到規定的那一天，天氣從清早就不好，細雨濛濛，因此當各個長官到來後，我們討論了很久，是否要起飛。結果還是決定飛行。

皮昂特考夫斯基和乘客坐上了飛機。放開了摩托。飛機很順利地離開地面，升高起來。昇到一百五十米達，二百米達後飛向彼特花園上空，轉回來，展開了全部速度，低低在觀衆的頭上疾駛而過。

雖然這時一切都很順利，可是我的心中却緊張到萬分。

忽然間，當飛機飛到機場邊緣的上空時，我看見從飛機上落出一條光澤的小板來。飛機並沒有減少速度，只是平穩降低，隱到樹林後邊去了。從飛機上掉出來的那個東西在空中旋轉着慢慢

落下地來。

這種突如其來的情景使我心驚膽戰起來。飛機本當再轉兩三個圈以後才降陸的，然而現在却忽然隱到樹林後邊——既不聞聲也不見人了。大家都開始問我是怎的一回事情，我却連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我仍然站着，等待飛機從樹林後邊鑽出來。『也許，——我想道，——是駕駛員開玩笑吧？』可是仍然不見飛機，仍然不見飛機……

於是大家都奔上汽車，沿着公路向飛機隱沒的方向馳去。在途中有人告訴我們，說飛機已落在瓦甘科沃坡場那邊的貨站區內。

我坐在汽車裏，一路直打寒戰，擔心駕駛員和乘客的性命，真是難過極了。可是到了出險地點，我却輕快的暢了一口氣：人無恙，飛機也無損。

在堆滿垃圾和木柴的貨站地方的小場子上，停着這架飛機，也沒有碎。這時既沒有駕駛員，也沒有乘客——他們已經動身走了，飛機由一個民警看守着。

究竟是怎的一回事呢？

我走到飛機跟前，只見右翼上的橫面安定翼脫下來了，破爛的布罩仍然懸在那裏。機翼上的橫面安定翼是在空中脫落的，也就是我們在飛機場時看見落下來的那條好像又光又小的板子。

其所以沒有造成駭人的慘劇，只是因為這個有本領的駕駛員善於駕住這架幾乎不能駕駛的飛機，能卓絕巧妙地把它降落在這樣小小的場子上。

把飛機拆開，運到工廠裏，我們在工廠中細心檢查了損壞的地方。我馬上看出了出險的原因，是由於我構造時犯了錯誤。我這架飛機的速度比以前的飛機是向前大躍一步。在這樣的速度下則需要特別注意到橫面安定翼與機翼連接的零件堅固性。

曾指定了委員會來調查這次出險事件。可是委員會並沒有與

我談過一次話，我過後才知道委員會的結論。結論中說道：「禁止雅可福烈夫擔任構造工作，並呈報政府，認為雅可福烈夫不配領受獎章」（當時因為我的工作成績已呈請嘉獎）。

這個結論簡直等於把我置之死地。我固然應當受處罰，但是這樣的處罰未免太厲害，太不公道。

委員會對於飛機不加任何估計，不估計這架飛機的構造是向前進了一步，是蘇維埃航空業中一個新創舉。

我覺得有一部份暗中幸災樂禍的人是心滿意足了。後來才知道在這些人中間竟有法西斯蒂的代辦，他們希望阻止蘇維埃航空事業的澎湃發展，阻礙提拔蘇維埃青年構造家。

他們不僅對於我，甚至對於和我一塊工作的那些人——構造家和工人，都開始懷疑，以白眼相見。

未幾，就要我們馬上離開工廠。我們只好從工作間遷移到工廠院內的一個板棚裏。我們把這個板棚收拾就緒以後又開始工作。可是我們仍然繼續受着追究。甚至有一次，工廠守衛長來向我們聲言說：

——聽，已命令你們滾出工廠，收回你們所有人的入門證。

我問：

——命令滾到什麼地方去？

——那就與我們不相干了！工廠經理的命令，只是這樣。你們可以隨便去找地方。

然而到第二天，政府叫我了，因為我已經往那裏寫了控告書。政府人員很詳細地和我談了話，明白了事情真相以後，馬上就向航空工業總管理處打電話說：

——你們想作什麼！這個青年構造家作了很多工作，構成了好多飛機。現在他固然犯了錯誤，以致出險。然而你們應當給他一種改正錯誤的條件。要顧及到他沒有製造飛機的地方，工作是手工業式的。應當幫助他才對，而你們却想剝奪他工作的可能，

### 危害他和他的同事！

自這個指示以後，顯然他們再想對付我是不很容易的。需要遵照指示才行。

出險的那架飛機，以後又由我們恢復起來，並且飛的很順利。

在一九三四年，美國駕駛員林白要飛到莫斯科來。他駕的是架速度極快的水上飛機。須要去迎接他。當時不知派那架飛機才好。——假使派去迎接的飛機跟不上林白的飛機怎好呢！結果，派了我的飛機。皮昂特考夫斯基從莫斯科飛到很遠的地方迎見了林白的飛機，把他領到莫斯科河的上空並指給可以降落的地點。

## 製床作坊

叫我到航空工業管理局去見一位上司。這是在政府關於我的工作給了指示以後不久的事情。

我在外室等了很久。後來才把我叫到辦公廳裏去。我首先看見的，就是坐在桌旁軟椅上的那個人的驕橫兇惡眼睛。

——唔，構造家同志，——他帶着惡毒的口吻開始了，——來談一談吧。您想構造飛機嗎？很好，我們一定幫忙。我希望您以後的工作當然要好些，所得的教訓真是不壞呀。我們給您找到了一所很適宜的工作地方，是現在的製床作坊。您很可以實習構造飛機了。不過有個條件，就是同時還要出產牀才行。

——請允許我……——我剛一開口。

而上司就截住了我的話：

——我說完了，去工作吧。

這顯然是企圖使我和我的工程師以及工人沒有可能來建造飛機。

當我一見製床作坊，就愈加相信我的這種感覺是對的了。

製床作坊是設在一層不大的磚棚裏。牆壁沒有粉刷過，地是土地，簡直像個垃圾坑，髒極了，到處都是蜘蛛網和垃圾。大概已經有多少年沒有收拾了。作坊的範圍很大，可是建滿了小板棚，牲口圈，並且到處都堆有垃圾。

第二天，我就和同志們商量。

我們怎麼辦呢？房子很小而且不適用。作坊所製造的只是些粗笨的鐵床。作坊的工人，是很不熟練的。

不過我們都是年青力壯，酷愛飛機事業的人，因此我們決定同意搬到製床作坊去。我們相信勝利終歸會屬於我們的。

當然那時我們沒有想到，這個作坊經過幾年以後，會變成一個文明的飛機工廠，我們的小小集團會成為這個工廠的創造人。當時我們所想的，只是能勉強作工就行了。

我找到作坊經理。他是一個很圓滑的少年。當我剛一說出姓名，他就馬上說道：

——久仰大名！已經有人對我提過您了。我希望，我們能够好好合作起來。您知道，我們的業務雖然不大，但很有利。我們應當在一年內出產一萬張床。

——要知道，製床是很簡單的事情，——我反駁道：——我們還是多製造飛機好了。現在我和同事們正想來構造一種新練習機……

而他却截斷了我的話：

——關於造飛機一事也可想一想。不過要知道，這種事情是沒有利益的，我們每年所造出的床可獲幾萬盧布的純利。您若是個實事求是的人，那您當然瞭解我的意思。

我認爲我是實事求是的人，不過我明白，同他是不能通融的，於是決定開始工作就是了。

我的同事一共二十五人，都從工廠搬到製床作坊去了，把我們幾點簡陋的產業也搬去了：工廠給我們的東西是繪圖器具，刨台和虎鉗。

我們把作坊佔據了一半，而另一半是製造床的。

我們首先開始收拾自己的房子：粉刷牆壁，鋪設地板，到處都擦洗了，然後把工具安置好，開始工作了。

撥給我們的建造費是很少的，薪水經常都是遲延五天到十天

才發。不過，這一切都還不算要緊，而最主要的是工作條件太壞。

須要鑄製精細、複雜的飛機零件，可是我們沒有鑄床。費了許多周折才從製床作坊裏拿到製彈簧的機床來用。這個機床是舊的，全壞了。不過，我們有個青年鑄匠馬克西莫夫，他是很好的匠人，手藝很高。他把這架機床收拾好，並製出了很好的飛機零件。

我們的刨台也都是舊的，老到極點。木匠赫老莫夫和他的助手們在製造每個飛機零件時真是費了不少的心血！

我們的小作坊是用三夾板隔起來的。一個『房間』裏是構造家和繪圖人的工作室，他們應當製出極複雜的圖案並計算出極複雜的分寸，他們要思索極重要的東西，可是小房外面的洋鐵匠和木匠的敲打聲，我們唯一小機床的歡唱聲，真是嘈雜到了極點。而我的青年同志（亞斯特列賓夫，辛涅里什考夫，列克謝也夫，阿得列爾，石赫鐵爾，特列菲洛夫以及其他等人）仍然從清早到深夜，執行構造飛機的工作。

然而對於我們的追逐仍未停止，不久，我們幾乎連製床作坊也失掉了。

有一次，我因事往列寧格拉去了。當我回來的時候，聽說，又想把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說這裏要擴大鐵床生產。我明白，這是根本不想給我們工作地方。

於是我跑到『真理報』編輯部，把我們一切不幸的情形都報告了。

——作坊的經理不注意建造飛機工作，——我說，——他只想製床獲利。請幫助我們！幫助我去當作坊經理，我去經營造飛機和製鐵床工作。

在『真理報』幫助之下，我們才留在作坊裏，並派我當了經理。

同事們和我開玩笑說：

——哈哈，成廠主了：要一年造出一萬張鐵床和一架飛機來了！

自從我成了整個作坊的主人以後，工作容易些了。我們出產的床固然少了，可是我們建造飛機的工作却擴大起來。使製床的優秀工人，都改了行，來學製造飛機。我們的團體擴大起來，並不久就有了一架真正機床。

有一次我同建造地道電車的建設長認識了，我向他敘述了自己工作的各種困難。他決定幫助我，送給我們一架很好的銼床。

當我們領到這架機床的時候，才知道，這架機床進不了我們『機械間』的房門。只好把窗戶一邊的牆打開一塊才把機床抬進來了。

當我們有了一架機床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把自己的作坊改稱為工廠了。

現在這個真正飛機工廠的號碼仍然是以前我們有一架機床時的那個舊作坊號碼。地道電車管理局所贈給的那架機床，已好久被稱為該廠的功臣老將，特別受人尊重。僅僅在不久以前我們才把它轉送給工藝學校了。

當我們得到這架機床的時候，第一架練習機『UT-2』已經建成了。

當時的練習機，都是『UT-2』式雙翼機，飛行不快，駕駛笨重。而戰鬥機——驅逐機和轟炸機——則是靈活的，飛行迅速，駕駛更為靈便。這樣一來，駕駛雙翼練習機，不能使青年駕駛員得到應有的技能，因此當他一駕駛速飛單翼戰鬥機時，就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在一開始構造練習飛機時，就立意要使其飛行質量應與現代的戰鬥機相近。我們全體同事都熱烈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努力。我們所建成的『UT-2』式機是單翼的，飛的相當快，能



表演空中技藝姿勢。

在一九三六年，我們的飛機參加了全蘇聯的長途競技飛行。參加比賽的飛機大約有三十架。航程五千里：從莫斯科經高爾基—嘉桑—斯大林格拉—塞瓦斯托波里—敖德薩—基輔並返回莫斯科。

我們的飛機佔了第一位。

## 第一次與斯大林見面

一九三六年夏天在莫斯科杜深諾飛機場有政府人員參加檢閱輕便飛機、滑翔機、降落傘的表演。

在這一次，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啓則各同志，都沒有像在平常空軍節日時那樣站在航空俱樂部的講壇上，而是站在機場上飛機近旁，同參加檢閱的人站在一塊。他們周圍站的是降落傘員，駕駛員，構造家等等。

決定不單獨表演我們的新輕便機和練習機，而是與其他飛機一塊比賽。各飛機應當在飛行時排成一直線形而行比賽。

就照這樣作了。飛機一個跟一個飛了起來，並向巴夫深諾村方面奔去。它們在巴夫深諾村四百米達高的上空排成了一個行列。在此行列中也有我們構造的『UT-2』式飛機。飛機飛到機場邊緣附近，駕駛員就開足馬力了。

飛機開始互相追逐，速度猛然增加起來。首先落後的就是『老太婆』『U-2』式練習機。隨後其他飛機也開始落伍了。『UT-2』式機逕直向前撲進，首先在飛機場中心，政府委員所在地上空一掠而過。

斯大林同志問這是誰的飛機？有人告訴他說，這是雅可福烈夫構造的飛機。於是我第一次以飛機構造家的資格當面被介紹給斯大林同志。

當飛機降下並馳到斯大林同志和沃羅希洛夫同志所站的地方以後，我同駕駛員皮昂特考夫斯基都興奮愉快的開始向他們來講

述這架飛機及其特點。

斯大林同志嘉許了我們的工作。隨後又問到摩托底力量，是否還能加大飛機的速度，若是能加大的話，還需要做些什麼。斯大林同志指出，練習機應當成爲大批駕駛員易於精通的飛機。

談話是很隨便的，使我竟決心請他注意到飛機好的裝飾和質量問題。

在同斯大林同志的談話後，使我們有可能在短期內把小小的製床作坊變成了文明的飛機工廠。

斯大林同志的嘉許和贊助，大大鼓舞了我們的同事。在杜深諾飛機場會面以後，過了不久，我們就製成了一架『UT-1』式練習機。我爲要使這架真正成爲訓練與培養駕駛驅逐機人材的飛機而費了很多心血。『UT-1』和『UT-2』式飛機正大批出產，現在已有若干架這樣的飛機飛行於全國各地。

後來又製成了一種雙翼摩托的『UT-3』式練習機。

因爲『UT-2』與『UT-1』式飛機在戰前每年都參加航空節檢閱，所以爲衆所共知。航空節慶祝日程的頭一項差不多都是由這些飛機執行的。

航空節日這天，在杜深諾飛機場上，聚集有近百萬的莫斯科人與各城市的來賓。節日開幕時，就是練習飛機的空中檢閱。飛機排成三層飛行。『U-2』式機飛得最高，其次就是『UT-2』式機，再低的就是飛行最快的『UT-1』式機。

駕駛這些飛機的人員都是由莫斯科航空俱樂部培養出來的。

當飛機在機場上空經過的時候，顯然可以看出有一種飛機在速度方面優於另一種飛機的情形。其中最快的是一人乘的『UT-1』式機，其次則是二人乘的『UT-2』式練習機，最落後的則爲飛行遲緩的『U-2』式機。

航空俱樂部底駕駛員在成隊飛行以後，就乘起『UT-1』式機，五架一塊來表演各種空中技藝姿勢。他們表演的姿勢是

令人頭暈目眩的：俯衝、打圈套、五架一塊翻身以及其他等等姿勢。

接着這五架之後又是五架『U T—1』式機，反身飛。它們飛到飛機場中心時才轉為常態，然後整起隊來又反身飛行。

接着有五個女駕駛員駕着這種飛機飛來，也重復這種令人暈眩的飛行。

乘『U T—1』式機舉行過很有趣的一幕，就是兩機上的人頭對着飛行。一架是照常態飛，而另一架是在這架上面反身飛行，人頭朝下。兩架彼此的距離約一米達，兩駕駛員的頭頂幾乎可以磨擦到。這種飛行是危險萬分的，若是駕駛得稍有不確，就會發生危險。這種確切性不僅賴於反身飛行的駕駛員，而且也賴於照常態飛行的駕駛員，他應當極用心注意他上面反身飛行的飛機並使自己的飛機來適應它。

總之，乘這種飛機是表演了許多足以引人入勝的有趣飛行。

我因為是這些飛機的構造者，在此時間內當然是覺得心情特別緊張的。

## 『南方療養所』

一九三六年在杜深諾飛機場與斯大林同志會面以後，決定在製床作坊地區內建立一個模範飛機工廠。

在以前製造粗笨鐵床的地方，應當建造最新式的飛機。

首先就應當撤銷造床生產。做到這點並不十分困難。這種生產的確頗有利益，專門造床的工廠很樂意接受這種生產。

把地方騰出以後，我們就趕快加以修理：牆壁頂棚都粉刷好了，鋪了地板。飛機仍在繼續建造，同時開始逐漸建築真正的工廠。

還在此以前，我會因公務到外國去過幾次。到過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沿途經過許多別的國家。

到外國遊歷的結果，幫助了我主持建設工廠的工作。我在英、法兩國參觀了好幾個飛機工廠，在意大利參觀過著名的『菲阿特』汽車工廠，並到過許多飛機場和航空科學研究院。此外，我還看見了他們的新式建造法：首先準備建造場，然後就在建造場上計劃將來的工廠。向場中引上自來水管、電光、鋪起柏油路、搬運建築材料。工廠就在這樣準備好的地方開始建築。

我們也這樣開始建築自己的工廠。在工廠院內分出道路，劃出花草地。全場都預先計劃好了——在什麼地方建築，怎樣建築，並且建築什麼樣的。工廠是按部份建築的，每年都有新的東西建築成功。

這樣就在五年內，工廠落成了。

現在一進工廠的大門，首先就看見一大片綠郁郁的小樹。工廠院裏種有丁香樹和灌樹叢。在運動場的黃沙上擺着美麗的白凳子。院子中心建有隊球場，也像網球場一樣用白網圍着。院子的道路全是上了柏油的，無論何時都很清潔。在潔白的院籬上攀滿了常春藤。

該廠的外貌與平常的工廠完全不同，這是很莊嚴整齊的建築，窗戶很大。建築的正面是鋪的淡灰色，光澤宜人。窗上都安有遮日的百葉窗罩，玻璃窗內掛着潔白的幔帳。通向過廳的大門是用堅固橡木製成的，門上鑲有玻璃磚。

常有人向我說，我們的工廠很像南方的療養所。

## 同 事

要想好好建造一種技術完善的新式模範飛機，當然只有在文明的企業中才能辦到。爲要製成文明的優良飛機，則工廠本身首先就應是清潔、有條有理的模範，構造家和工人都是文明的。

這是工作的基礎。我所力求建造的也正是這樣的企業。

我的同事們都完全擁護我這個志願。同我在製床作坊工作的全體人員都希望建造這樣一個漂亮的工廠。

因此我看出，與這些忠於自己事業的同事們在一塊，可以建成一個文明的，技術完善的企業。

我們和睦友愛的開始建築工廠，組織人員，來爲祖國建造所必需的飛機。

同我一塊在製床作坊開始工作的朋友們，在此工作的幾年內都大大進步了。

例如亞斯特列賓夫，原來是個繪圖員，現在他已是工廠底總工程師；石赫鐵爾原來也是繪圖員，現在他已是一等構造家；而特列菲洛夫則已是構造局局長。

我已經述說過曾在彈簧機床上製出飛機優良零件的鐵匠馬克西莫夫。他現在已是工作間主任。此時在他的工作間裏已有好幾十架機床。木匠赫羅莫夫現在也成了工作間的匠師。

現在他們每人都佩掛有政府嘉獎的勳章：亞斯特列賓夫與赫羅莫夫榮受了列寧勳章，石赫鐵爾，特列菲洛夫和其他等人則榮

受了紅星獎章。

我的同事，現在都成了航空工業中有名的重要人物。還有幾個人，不只是因為在我們工廠中工作而出名的。例如阿得列爾現今是在大批出產我們『UT-2』式機的工廠中的總構造師。辛涅里什考夫現在是一個製造我們新驅逐機工廠底構造組主任。他倆也榮膺了勳章，也都是以前同我一塊作過工的，那時他們是繪圖員。

工廠底優秀工作人員都領得了新住宅的獎賞。這種獎賞是很恰當的。因為我們以前尚未結婚的時候，是同父母住在一塊，並沒有感到缺乏住宅的困難。可是後來，我們都結了婚，並且現在都有了孩子，當然很需要住房。

我也住在這座新樓房中。我的鄰居就是亞斯特列賈夫，辛涅里什考夫，石赫鐵爾，馬克西莫夫和其他等人。我們住在一塊很和睦，像一家人一樣，同甘共苦。

當然，在最近幾年來，我們工廠中還培養了許多新的優秀工作人材，他們也都是熱烈愛護自己工廠的。



## 白 漆

當工廠剛一開始擴充時，我們就着手整飭秩序和進行清潔工作。甚至連我們舊房門上以前所漆的那種黑紅難看的油漆，現在也刷成白色了。所有的牆壁一律都是用白漆漆的。

我們就由這方面開始了。

現在連我們的載重汽車也都是用白漆漆的。只有輪子和摩托覆蓋的邊緣是紅色的。

工廠中每天都在油漆東西，因此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嶄新的。假使說要在一星期內把工作間所有窗框，或是所有機床，或是門，都油漆好的話，那末執行這個工作的就不只是油漆匠，而且也有工人。我在一本福耳德所著的書中看見有這樣一段：在他的工廠中若是沒有工作的時候，就給工人一桶油漆，讓他們去油漆東西。我也採取了這個辦法。必須利用工作中的每一空閒時間。工人們不是清理工作間，就是給工廠製造工具或傢具。這是很好的辦法：人們不致無事閒坐，而是給工廠製造必需的東西，他們自己實行清潔，當然也就重視這種清潔。

生產中雜亂無章和不文明的第一個象徵，就是破玻璃和蜘蛛網。在我們工廠裏找不到一絲蜘蛛網，看不見一塊破玻璃。當然這不是說，沒有打壞玻璃的事情，不過我們有專門玻璃匠，其責任是注意不要有一點懸掛破玻璃的地方。

各工作間的光線很好——窗戶很大，並且玻璃時時都是很潔

淨的。光澤灰色油漆的機床也都是經常清潔的。地上看不見一點垃圾。也沒有擺出盛淨水的水桶。因為我們工廠中設有小亭，小亭中有穿着白罩衣的女子，供給工人們汽水喝。

我們為反對在牆壁上，門扇上張貼各種各樣的通告而進行了很大的鬥爭。這種鬥爭在開始時期是很不痛快的。

有一次，我看見在雪白的牆壁上胡亂貼着一張通告，文字不通，並且是用一種灰色的蠟漆寫的。我命令把這張佈告撕掉，並刷淨牆壁。

於是喧聲大作，難於入耳：

——您破壞職工會的工作啊！您沒有權利禁止張貼通告！

我安然答道：

——我是經理，有權處理工廠一切事情。若是需要貼通告的話，那就要好好寫，文字要通順，並且應貼在適當的地方。可是像這樣隨便亂貼，我是不允許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規矩：只有文字通順寫得漂亮的通告才可張貼，並且貼在專門貼通告的板上。牆壁上只能懸掛鑲有漂亮框子的領袖像片和口號。其餘什麼都不許張貼。

在工廠中的清潔整齊，使人們不由地就會振作起來。

在為清潔的鬥爭中，我甚至採取了以下的方式：在工廠大會上，無論是關於什麼問題，甚至關於技術問題也好，我都要乘機說到文明和清潔的問題。而且每次我都指出兩三個骯髒人來讓全體笑話他們。說也奇怪，人們真害怕這個辦法，任何警告都沒有像這個辦法效力大。

為要使我們的產品是文明的，清潔的，質量可靠的，那末生產本身就需要文明。

因此我們工廠所造的飛機不僅在空氣力學上是以完備優良見稱，而且也以質量與裝飾見稱。為這件事情，起初會有些人譏笑我，他們認為裝飾是奢華，是誰都不需要的。可是經過兩三年以

後，就完全顯出工作的這種優良質量，飛機生產中的文明和美觀裝飾，乃是精通極大速度的捷徑。

有過一回很可笑的事情，就是為歡迎法國前任航空總長皮耳·科特而在飛機場舉行飛機檢閱。擺出了好幾架飛機。這時我們工廠剛造成的一架新式飛機也擺在不遠的地方。

這架新飛機裝飾得很漂亮，引人注目。

歡迎的人們沿機場散步，等候法國人飛來。

以前會同我談過製床作坊的那個長官，走到了我的飛機跟前：

——一看就知道這架飛機是外國貨，——他讚美道：——請看，這是多麼漂亮呵！

我們這架飛機原來沒有紅星標記，其尾上的條紋，的確也很像外國飛機。

——我真贊成這種裝飾！——他繼續說。——這是架什麼飛機呵？

有人低聲向他答道：

——這是雅可福烈夫底飛機。

只見他的臉色登時改變，窘迫萬分；竟一言不發而轉頭就走了。

## 同吸煙的人宣戰

我以為在生產中吸煙，是妨礙正常工作和工廠文明體面，弄亂房屋並使構造家和工人失掉大部寶貴時間的。我們起初工作時的情形就是這樣。構造局的工作室，無論何時都是烟氣騰騰的，繪圖桌上烟盤中堆滿了煙頭。工作間的工人經常離開工作跑到吸煙室或各屋角上去吸煙。因此我立意向吸煙宣戰。

開始召集了全廠人員大會。我把在外國所看見的情形講述了一遍：人家那些極大的工廠中，有好幾萬工人工作，廠內文化程度很高，很潔淨，在整個工作時間內都不許吸煙。我盡力證明使大家都明白，應當關心造成最好的勞動條件，要使空氣潔淨，不要有骯髒東西，最主要的是不應因吸煙來耗費時間。

結果大會通過決議：工作時間，在廠內不許吸煙。在表決時差不多都舉手贊成這個提議。我們把這種決議分送給職工會和勞動保險部，以及其他凡是需要送去的地方。

可是有一部份煙鬼竟向我們開戰了。

——我們不能作工，精神支持不住！我們走，不幹了！

不過，誰也沒有真走。

大會通過在工廠不准吸煙的決議以後，我就以經理的資格下了一道命令：因為生產的特殊性質及反對浪費時間計，禁止在廠內吸煙。

下了命令後的頭一時期，吸煙的人則到廁所或其他僻靜角落

上去偷着吸煙。我不得已，只好把其中一個人開除工作，以警效尤。於是廠內吸煙的事情，就慢慢沒有了，甚至有很多工作人員就根本戒了煙。結果好極了。現在，在工作間和構造局裏的空氣時時都是清潔的，桌上也沒有煙灰了。人們也不到吸煙室去吸煙而浪費時間，工作做得更多而且更好了。

在一次工廠晚會上，工作人員的妻子都向我深深道謝，說我使她們的丈夫戒了煙癮。

其中一個女子向我這樣說道：

——雅可福烈夫同志，懇叫我丈夫戒了煙真是好極了！又少花錢，家裏的空氣又乾淨。真是感謝不盡呵！

可是也居然有了這樣的人——說也奇怪，他們竟是勞動保險部的人，——在實行戒煙事件兩年以後，當全廠人員已把這個問題忘掉的時候，而他却提起了要吸煙的問題。他們找到有趣的根據，說在蘇聯法律上，什麼地方也沒有寫着禁止吸煙。我向他們反問道：

——可是什麼地方寫着一定要吸煙呢？

當然，在工廠中並沒有把吸煙恢復起來。

現在每個要來工廠作工的人，都要簽字應諾：『我知道在這個工廠的人都不吸煙，因此我在工廠境內也決不吸煙。』

## 構 造 局

我們構造家在一間用三夾板與生產作坊隔開的小房間內進行工作的時日，已經過去很久了。現在構造局辦公的地方是個專門的房間。

在二層樓上光亮的大廳裏，擺着兩列構造家用的桌子和繪圖板。兩行桌子中間鋪着寬大的地毯。

大廳兩方的窗戶又大，又清潔，整天都有陽光照射。晚上則有乳色燈罩的大電燈，明亮幾如白晝。安適的橡木器具，桌燈，潔白的窗簾——這一切就造成了很舒適的工作條件。

構造家都像醫生一樣，穿着白色罩衣工作。這樣一來，可以使人不由的慣於整潔。以前因墨水瓶也有過許多不稱意的現象。桌子上鋼筆亂擺，到處都是墨水污點。須知構造家要繪大的圖案，這種圖案常常要由此桌移到彼桌。因此往往把墨水瓶弄翻，沾污了圖案。於是我下令取消墨水瓶，給每個工人都購買了自來水筆。這樣一來，髒污現象當然就立刻減少了。

構造家差不多經常都坐在桌前繪圖，因此我們施行了以下的辦法：在午飯休息時要全體構造家都從工作室出去，這時把窗戶打開，換新鮮空氣。構造家們在飯堂用了午飯以後，願意運動的，可以到運動場去玩耍，以便消散久坐工作的困倦。這在夏天是更適宜的。所以我們把工廠院子修得像花園一樣，到處都有花草。甚至於在冬天午飯的半小時內，誰都沒有權利坐在構造室

裏。

在構造局的大廳裏有無線電留聲機，留聲片都是很好的。每到午飯後休息時，留聲機就唱起來。在休息時聽聽好音樂是很舒服的，並且還可以跳跳舞。

下工後，我們也可以逗留半小時，聽聽音樂。

構造局中的清潔，溫暖，舒服，真使人不願離開。爲構造家造成的良好工作條件，完全得到效果。

## 人與工作

如果工人或構造家一進了我們的工廠，那他就再想不到別處去了。我們這裏，工人自願退出工廠的事情是未有過的。的確，若是工作條件好，構造局和工作間內都很清潔，加之工資也高，那他爲什麼要走呢？

我們不枉費工人的時間。如果工廠得到什麼新的緊急任務時，那我們就把同事們召集在一塊，把任務的性質和期限以及怎樣完成等等，都講給他們聽了。我們不喜歡多餘的會議和多餘的討論來浪費時間。每人都知道自已的事情，各人都對自己的工作負責。領導人則注意把一切事組織適當：按時供給材料；工具都弄得很好，圖案及時準備妥當。

我很注意挑選進本廠工作的人員。因爲人材決定一切：所謂人材就是在機床前和構造局中作工的人，以及領導他們的人。雖然我們廠內有幹部部，而我仍盡可能親自與每個新來的人談話——無論是構造家也好，摩托手也好。我們收新人的原則如下：如果這人以前是時常改換過工作的，那我們就不收他進廠。因爲他若是從這工廠跑到另一工廠時時調換工作，那他就是流動工人，不諳本行，不能過集體生活，或則遊手好閒，不愛自己的專門技能。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工作人員，我們廠裏也沒有這樣的人。在本廠作工的人，大半都是不僅熟悉自己的事業，而且愛好自己的事業。對於工作人員說來，最主要的是愛好自己的事業。



在我們工廠中的職員：書記，簿記員，管理員，會計等比工人和構造家少得多。凡是在不愛惜國家錢財，或勞動組織不好的機關中這種職員是很多的。要知道，工作組織得越好，則需要職員的地方就越少，耗費紙張也就越少。因此我們力求減少職員，即令有，也不是專坐在辦公室和賬房內，而是同工作間生產人們在一塊。

工作間主任和匠師都沒有單獨的房間。他們的桌子就設在機床一旁。各主任並不是老坐在桌子跟前。他們隨時都在工人和構造家周圍，確切知道當時誰在作什麼工作，工作中有什麼缺點，應當怎樣消除這些缺點並給以什麼幫助。這樣接近生產，接近工人，甚至也能影響有官僚主義傾向的人，不過我們根本就不容許有官僚份子的存在。

工人在這種廠規中，也知道自己是處在工作間主任直接注視之下，若有需要時，主任可以及時幫忙，而對於工作不好的人，又可以就地加以指正。因此在工作中沒有任何隨便出入或閒談的現象。

在構造局中的規矩也是如此。在構造方面。我的副廠長和一等構造家都是與全體構造家坐在一個公共大廳中，一塊工作，這樣一來，在工作上與紀律上都有益處。

我們構造家的人數並不多。我們力求提高工作人員的熟練程度，藉此以免冗員之弊。因為一個有工作能力的熟練人員要比十個工作能力薄弱的人所做成的事情還多。在構造局中既沒有謄寫員，也沒有專畫零件的。構造家自己繪製圖案，自己繪零件，自己監察。這樣一來，製成的圖案更好，其中錯誤也更少。圖案是用機械化的方法印成幾份的。

我定出了一種規矩，要每個構造家都能親自到工作間去注視製造其零件的情形，能隨時給以指示。因此我們的構造家不僅是辦公廳中的工作員，而且也是精通生產的人，工人也認識構造

家，能看出他們的優點和缺點。

在工廠中估計一個人的本領，是以他的工作成績為標準。有一句很好的俄國諺語：『說的不算，做成再看。』我們也就遵循着這句人民格言來工作。既然派定了工作，那就非完成不可。完成了工作——就是說應受人尊敬。沒有完成，那就只好責備自己。

對於自己工作的責任心與準確性是每件事情所絕對必須的，特別是在製造新飛機的工作中尤為必要，因為飛機亦如同其他一切機器一樣，是各種技能的大集體之複雜創造工作的結果。

## 飛機的誕生

飛機誕生的情形是如此。

我得到任務以後，就思索這種新飛機的總形式及其零件。

所得的任務對於新飛機的性質、航員人數、武器以及飛行上的特點：速度，遠距離，高度以及其他等等，在大體上都已經規定了。

總構造家底任務，是要極適當的把這種任務在一定的構造形式上體現出來。因為建造新飛機的任務也同其他一切任務一樣，是可以用各種不同方法來解決的，因此任務解決之順利與否，也就使所造成的飛機有優劣之不同。

在我國各構造家每年所構造的幾十種實驗的新模範飛機中，只有一兩種最好的，是能大批生產以資武裝空軍的。

因此每個總構造家，連我也在內，在構造飛機時，都竭力想最好地解決擺在自己面前的任務：使飛機不只具有戰術上的必要特點，有力的武器，巨大的速度，異常穩定和便於駕駛等等，而同時也要構造簡單，即是說，不複雜而便於大批生產；可以由現有的通常材料製成之。我在思索新飛機的時候，就想到它的輪廓，所需材料，摩托的樣式及摩托馬力，裝備和武器，並想出怎樣達到所定速度的辦法。

我在開始設計構造時，是親自製出圖案，圖表以及飛機的總圖，而我的助手們則根據這個總圖，製出幾個不同方案，以供選

擇。

現在我已經不親手繪圖，而是詳詳細細向構造家講明白，使他把我的意思體現在紙上，並作出新飛機的圖案來。這種高度熟練的構造家，必須善於繪圖。他根據我的指示而繪出幾份飛機圖案來。每個總構造家都有這樣一個重要助手，也就像是他的右手一樣。

在擬製新飛機的總圖過程中，當還未得出我所想像的一切之前，我總是加以修正。

到最終選出最好的方案時，就把這個方案的總圖送給構造局去構造零件。圖案零件的構造是由各構造家分組進行，每組負責構造飛機的某一重要部分，例如：機身、機翅、駕駛部份、摩托、機腿、武器、機尾、裝備等等。

每組都有一個構造主任。他領導幾個構造家和繪圖員一齊工作。

有專門擔負計算空氣力學的工程師小組，以確定飛機的飛行質量：速度、高度、遠距離和穩定性等等。

此外，還有一組工程師專門負責計算飛機的堅固性。這個工作是極重要的。飛機乃是這樣的一種建築物，其中有堅固性與重量兩個對立物，在毫不調和的鬥爭着。飛機必須構造得又堅固又輕便，然而堅固與輕便是彼此經常鬥爭的。飛機越堅固，則重量越大。如果飛機很重，則飛行就不便。

構造家和計算堅固性的工程師之任務，是要研究出堅固性的限度。他們應當算出一定範圍的堅固性，這種堅固性使飛機不致過重，而正是為該式飛機所必須的。總之，計算員協同構造家應當做到使飛機既堅固而又輕便才對。

按照圖案先製出與新飛機一樣大小的模型。製造模型的目的是為在建成真正飛機之前，便於檢驗飛機師的位置，駕駛槓桿及各種儀器佈置之是否方便。末了是為的檢查尚在構造中的飛

機，其飛行阻力是否易於駛進以及設計是否完善。

當模型製成時，就可看到新飛機的樣子了。模型是用松木和三夾板製成的，可是在外表上與真正飛機毫無二致。沒有經驗的人可能把模型誤認為真正飛機。

飛機模型由模型專門委員會察核批准。在模型批准之後，誰也沒有權利再加更改。

由此可見，當飛機還在紙上為圖案的時候，就已有大批工作人員參加其製造了。大家都團結在一個總的思想之下，都服從於總的指示。為要使這種分成若干部分的集體工作最終都體現於飛機這一整體上起見，則每人都應確切而有組織的進行工作，應有鐵一般的生產紀律。

我的工作是指揮這個『音樂隊』，領導每個構造家的工作，注視一切使之都歸結於我預先所深思熟慮過的一個目標。

當圖案完全製好並經過檢驗以後，就開始製『普拉仔』，因為飛機有許多大的部分和零件是不能在紙上繪出原形來的。這類的部分和零件須用三夾板製出來，大小與真飛機一樣，這就叫作普拉仔。把普拉仔與圖案一同送到生產部門，那裏就按照這些東西來開始製造飛機零件和零件的模子。

飛機是很複雜的一件機器，要用許多專門技能的勞動。需要精細的木工、銼工、鏟工、齒刮工、鍛接工以及其他許多專門技能的匠人。飛機個別零件需要經過工廠中各種工作間來製造。

把一切零件開始送往裝置工作間時，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關頭。這裏先由零件裝置成各部分，而後把各部分再裝配成飛機。這時也就檢驗着構造家和工人的工作質量。有時，個別工作間所製的零件不能裝聯到一塊，即生產中所常說的『裝不上去』。這時負責的人們只好再加以修改，並因自己工作不好而感覺慚愧。

到飛機完全裝好時，又需要經過許多檢驗，以便確定其重量，重心和其他各種質量，是否都與原案相符。首先就要秤量飛

機，確定其真實重量和重心，檢驗其一切儀器和裝置在工作時的可靠性。

然後就試驗飛機的堅固程度，不過所試驗的並不是那架準備將來飛行的飛機，而是另一架。在工廠裏每建造一種新飛機時，總是同時造出兩架完全相同的飛機。然後爲要檢驗每個零件的堅固性，就把一架完全弄碎，若是這一架的堅固性經檢驗之後，沒有引起懷疑，則另一架才拿去飛行。

飛機的每個零件在飛行時都由於空氣的阻力而受到一定的負擔。飛行速度越大，則加在飛機零件上的負擔也越大。在擬製圖案和建造過程中，需要知道每個零件將受到如何的負擔，並能否經得住這種負擔。

這一切都可用數學計算出來。不過計算有時也不是絕對準確的，然而飛機的堅固性則應當是絕對可靠的。因此每一種新式飛機爲要檢查工程師對於堅固性所作的數學計算起見而在飛行之前需受堅固性之考驗。飛機上一切部分都加上負擔，這種負擔儼如在飛行時所感到的壓力一樣，甚至還有可靠的餘力。

比方需要斷定機翼的堅固性。主持試驗的工程師就往機翼上載上沙土。其重量與它在空中所受的負擔相等。在整個機翼上按嚴格的次序放上沙子口袋。每袋都有一定的重量。用專門儀器觀察機翼載重的各點彎曲情形。盡量往機翼上加重，直至壓壞爲止。由此即可確切斷定機翼經受空氣壓力的程度，與計算是否精確以及機翼的真正堅固性如何。

飛機其他一切部分都是要受堅固性之試驗的，不過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一直把機腿，手脚駕駛的機件，摩托座，舵等等，總而言之，凡是在飛行時要受到壓力的一切部分都壓壞爲止。

這種辦法是爲的在飛行時不致有任何折損的可能，並保險試機駕駛員的生命安全。

如果試驗結果不錯，證實一切計算是正確的，那就可以完全  
、 裝配第二架飛機，準備飛行試驗，這種試驗，是製造新式飛機過  
程中的主要關鍵。

## 美少年

當我每次看見一些戰鬥驅逐機飛起來，在田場上空不高的地方疾駛而過，並表演令人頭暈的急劇動作時，我總是歡喜萬分。在紅場或在杜深諾飛機場檢閱時，當紅色驅逐機急劇飛馳而引得觀眾一致讚歎之際，我這構造家的心腸就支持不住，也很想構造一種速行戰鬥飛機。我常常經久不息地思索這個問題。所以當政府向幾個構造家——其中也有我——提議，要我們比賽建造一種新式驅逐機的時候，我便喜出望外地應承了這件工作。說也奇怪，雖然明知這一任務極為嚴重，但我對於能製好飛機一事並未特別懷疑。使我最着急的，却是怎樣可以才不至在比賽中落後的問題。我很想使我們的飛機最先出世。

我得到任務之後，召集了自己的主要工作同事，把政府給我們的任務告訴他們，說無論如何非完成這個任務不可。並說我們要比人家最先造成這種飛機，先達到所規定的速度。於是全廠人員都參加了建造這種新式驅逐機的工作。

我們建造新飛機的工作異常緊張。這種緊張情形是隨着工作的前進而增加的，每人所抱定的目的和希望都是一樣，就是怎樣可以把新式飛機更快更好的造成。

如果說，在開始時，還要責成或勸說某人留在工廠多做點工作的話，而到建造快完的時候，則人們自己就不肯離開這構造局和工作間了。



飛機終於造成了！飛機森然的站在那裏，展着兩翼，似乎已準備好，馬上就可起飛了。大家都看着飛機而心滿意足，稱之爲「美少年」。

全體幾百人的心情都興奮異常，歡天喜地。因爲大家都參加了這個建造工作。所以每個構造家，每個工人都知道飛機上有自己的一部分勞動，所以都又喜又驚的想道：飛機到底怎樣，該不會丟人吧？

當一切都絕對準備好和檢驗好之後，就把飛機送往飛機場，準備第一次飛行。

這時我興奮到極點。在飛機快出世的最後幾夜，我差不多完全未能睡覺。似乎一切都計算好，統計好，檢驗好了，甚至相信飛機一定會飛起來，並且飛的不壞，可是畢竟還怕有意外的事情。只怕計算的還有不對的地方。

工廠很多人都想到飛機場去看第一次飛行。我欺瞞了他們，告訴他們第一次飛行要在兩天以後。其實，第一次試驗應在明天舉行。

第一次飛行的時間到了。試驗的人又是皮昂特考夫斯基。

把飛機已從機棚裏拖出來，一切都經過人數百次的觀察與檢驗。機械師主任坐上機艙，開開摩托。又一再按響聲和機器指標來檢驗摩托，以便得有完全把握。機械則終於把摩托關上，從機艙中下來，向我和駕駛員報告說，都檢驗了，一切都好。

皮昂特考夫斯基坐上了飛機。放開摩托，擺手叫把止輪木撤消，這種止輪木是爲在試驗摩托時不使飛機飛起來。飛機移動了地方，平平穩穩馳向起飛的地界。

駕駛員也像平常試機一樣，先使飛機在地上跑幾下以檢驗制動器，機輪和機舵的靈便與否。當覺得一切都好的時候，這才駛到飛機場的極邊上，以便從那裏迎風起飛。

不知什麼原因，工廠中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了飛機起飛的真

實日期和鐘點了。所以當開始試驗的時候，我們的工人和構造家，有的已經上到工廠房頂上，有的跑到飛機場來。他們也像我一樣，興致勃勃地注視着我們的嬰兒，看它的初次動作。

我同我直接的助手們站在機棚近旁，老實說，我這時簡直打起哆嗦來，眼睛直巴巴的盯着已站在機場另端的飛機而想道：難道竟會飛不起來，使我們丟人嗎？據螺旋槳轉成一個銀色圓片並在飛機後邊掀起了一片飛塵的情形看來，就知道是駕駛員已開足了馬力。飛機顯然向我們駛來，雖還未聽見摩托響聲，然而已經明顯看出飛機是迅速向我們駛來了。

我們看見在飛機與地面之間已現出一小道光亮，一秒鐘比一秒鐘擴大起來。飛機越來越近……終於在我們頭上轟的一聲，陡然昇向高空。有人讚聲喊道：

——這才是哩！

我這時手輕鬆地噓了一口氣。飛機已經很有把握的在機場上空旋轉了第二圈。

暫時還飛的不錯。但這還不算完事，而主要的還不在這裏。飛機降低，準備着陸時，才是最可怕的關頭，因為降陸乃是新飛機生命的主要關鍵。駕駛員很有把握的駕着飛機，穩穩當當降至機場中心，稍微馳了幾下以後就馳向機棚去了。

這時大家歡喜若狂，不分等級官銜和年齡，一齊湧到飛機跟前，把駕駛員拖出來就抬着拋。

在我們工廠房頂上站的人們也興奮異常，手舞足蹈起來了。

## 在紅場

我在紅場觀賞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的閱兵典禮已有十來年了。可是那一次也沒有像在一九三九年五一節這天我心中那種興奮，那種着急。因為我所設計構造的速行新式戰鬥機，也應於這天同別人的飛機一齊在紅場上空出現。

我覺得一望無際的步隊，坦克，機械化部隊，炮兵和騎兵都在紅場上過的太慢了。雖然我早已知道閱兵典禮的日程，並且完全確知只有在十二點鐘時飛機才能在紅場上空出現，然而我差不多自檢閱一開始起就一直向歷史博物館樓頂那方面，即飛機要從那裏飛來的方面張望。

陸地上的各種武裝隊伍終於過完，一千多人的紅軍聯合樂隊也奏着軍樂過去。

當人數衆多的遊行隊伍，舉着紅旗，口號和像片已開始從紅場經過時，飛機出現了。

雙摩托的轟炸機排得整整齊齊，一大隊跟一大隊的在紅場上空飛過。其數無限。我雖然是航空人員，可是一見這樣大量的飛機居然也興高采烈，歡喜若狂了。不由地爲我們擁有這樣雄大空軍的祖國而趾高氣揚。又不由的想到這種無數的飛機將爲捍衛祖國而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隨轟炸機之後，是一批同樣排得整齊，速度特快的雙翼驅逐機。這些飛機排得像一條長鍊，相隔一定空間，一陣一陣地飛

來。

在雙翼飛機後邊，是一批速度更大的單翼驅逐機，也是一隊追一隊，經紅場上空而隱沒到莫斯科河外區那方向去了。

最後一批驅逐機的聲浪過完，聽不見摩托聲了，紅場上立刻寂靜起來。

局外人可以認為空中檢閱已經完結。然而我知道，過幾分鐘後正要出現我所焦急期待的那些飛機。

當最後一批驅逐機已經隱匿不見，天空裏一架飛機也沒有的時候，在歷史博物館兩閣樓之間的空隙中出現了幾個小點，眼看着這些小點越來越大，漸漸接近紅場了。

我盯着越來越近的這隊飛機，目不轉睛；甚至連眼都累痛了，當這些飛機已出現在紅場上空時，只聽有幾個人說道：

——是新的，是新驅逐機！

大家並未得久看這些飛機。飛機像旋風似的掠過了紅場上空，猛然向上一鑽，形狀大大縮小了，在驚喜萬分的群眾看來，飛機似乎已消融在純潔的天際，而使大家以我國航空業欣悅自豪。

這時我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因為在紅場上空轟鳴着的這些新飛機中，有幾十架是我的『美少年』，已用來武裝我國空軍。

我喜歡得禁不住流出淚來，這真使我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又覺得高興。我覺得真幸運極了。

## 嘉 獎

在我的新戰鬥機經過頭批試驗以後，證明了該飛機的飛行質量之大大優於其他各種飛機是毫無爭辯的了。有天晚上，忽然要我去見斯大林。我記得這不可忘記的一天，就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在杜深諾飛機場第一次會見斯大林同志的時候，至今已有了幾年。固然在過去的這個時期中，我在克列姆林的各種正式會議上見過他好幾次，可是現在，却是他親自召我，我知道這次他是要在自己的辦公廳中接見我，同我談話。

我興奮極了，在往克列姆林宮去的路上我就千百次的猜想會見的情形，想到如何走到斯大林同志跟前，怎樣問候他，他要問我什麼問題以及我應該怎樣回答。我忐忑不安的想着就要同他談話，將要看見他的辦公廳等等情形。

在招待廳入門處站着兩個青年中尉，他們檢查了我的入門證以後，就極敏捷地一立正，並現着歡迎的神氣微微一笑，似乎他們也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去，會見什麼人，而對我這時的心情表示同感似的。

我恭恭敬敬的踏着舖有紅氈的樓梯，向上走去，當我握住擦得明晃晃的銅把手，正開克列姆林宮的兩扇雪白大門時，心中想道，也許剛剛不久前，斯大林也握着這個把手經過這裏呢。

我走過幾個大房間，進到祕書處。走到一個祕書跟前，正要

向他自薦，而他却先向我說：

——您是雅可福烈夫構造家吧？斯大林同志指定在六點鐘時接見您，現在才五點四十五分，——祕書說，並請我稍等一下。

恰恰正在指定的時間，請我進辦公廳了。我往裏邊走的時候，心中興奮得喘不過氣來。

那裏除斯大林外，還有沃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

斯大林走來迎接我，同我握了手。然後沃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同我道好。

我不能說我一進到辦公廳裏，我的不安心情就馬上消失了，——不是馬上，而是逐漸的。接見我時非常親熱。斯大林同志之和我握手，他的溫諄聲音，穩健步伐，都特別使我安靜起來。

他開始問到我的工作及我的新飛機等情形。

斯大林工作並創造偉大事業的辦公廳，不由的印在我的腦海裏，終身不忘了。老實說，起初我不知怎的，甚至有點掃興，這也許是因爲我預先所想像的：斯大林這樣偉大的非凡人物，其住宅的陳設也應當是非凡的。

一切簡樸異常的樣子直使我驚奇起來。拱形頂棚的大辦公廳，有三個窗戶，都朝克列姆林宮的院子。光潔的牆壁，下端鑲着一人多高的光澤像大細板。在一進門的右邊，擺着一座玻璃櫥，其中陳列着列寧逝世後用石膏塑的面相。左邊有一個大座鐘，用鑲着珠貝的烏木架罩着。地毯鋪的小道經全廳通到書桌跟前。書桌上擺着許多書籍和各種各樣的文件。桌後邊是一把圈椅，圈椅左邊有一張擺着電話機的小桌。各電話機的顏色不同——爲的不致混淆。在書桌上邊掛着人所共知的列寧演講時的名像。書桌左邊——兩窗之間的牆壁跟前擺着一座書櫥，上邊鑲有玻璃。我看清了幾種書名：『列寧全集』，布洛克豪斯和葉福龍合著的『百科辭典』，『蘇聯百科全書』……

在辦公廳的另一面牆上掛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像片，一張長

桌子上鋪着暗色呢桌布；桌旁擺滿了椅子。當我進來的時候，斯大林是坐在這張大桌子的那一端，莫洛托夫和沃羅希洛夫坐在他的左右兩邊。

從辦公廳通到另一間房的門開着，那一間房的牆壁上掛滿了地圖。房中間擺着一個很大的地球儀。

我看見在書桌上放着一個飛機模型，上邊寫有：『斯大林航線』的標語。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和別里科夫有一次就是乘這種飛機完成經北極到美國之著名長途飛行的。

當深刻的談到技術方面，談到我的本行時，我就更加鎮靜起來，到談話快完的時候，我就完全安住心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沃羅希洛夫同我談話是很隨便的，我再不覺得受拘束，在回答他們問題的時候，也不像在開始時那樣思索措詞，而是言談自如，好像我已同他們會過多次面一樣了。

當關於我今後工作的許多問題決定之後，沃羅希洛夫在紙上寫起字來，然後俏皮的瞟了我一眼，就把寫的東西遞給了斯大林。斯大林閱了以後，點點頭表示同意。於是沃羅希洛夫就宣讀呈文，呈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嘉獎我列寧勳章一枚，『ZIS』牌小汽車一輛和十萬個盧布獎金。他們三人立即在呈文上簽了字。

我根本也未想到這樣的獎賞，因此我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沒有向他們道謝。不過，我只說了這麼一句話：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廠中集體作的，若只獎賞我一人，那就是不公平。斯大林對此的回答，是要我趕快將同我一塊建造這種新飛機的工作人員名單立即呈報給他，也加以獎賞。

隨後，他們就很親熱，很友愛的同我辭別，並希望我工作之繼續成就。於是就放我走了。

這次與斯大林同志的會面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對於我和我將來的工作是有巨大意義的。

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很晚。媽媽在家裏。她知道我是見誰去了，不過，她看見我回到家時的那種奮發神情，便不肯加以盤問了。關於賞給我列寧勳章的問題，我沒有告訴她。『爲什麼要說出已決定呈請嘉獎的事呢，——我這樣想道，——到領賞時，再說也不晚。』

我半天也睡不着，總在回想今天經過的事情。只有到天快亮的時候，才睡着。我睡醒時，眼一睜，只見媽媽站在一旁流淚。我因爲才睡醒，不知所以然，竟吃了一驚，問道：

——你哭什麼？出了什麼事情嗎？

——哦，人家都知道了，我才聽見說！

——你聽見說什麼？

——你還瞞着我哩！不是獎賞了你嗎？

這時雖然我還沒有知道詳情，然而已經猜透是怎麼回事了。原來是這樣，媽媽清早出去買牛奶時，管電梯的女子向她說：

——給你老人家道喜！你的兒子得了這麼高的獎賞！

隨後媽媽就拿到報紙讀了。她之所以哭是覺得又幸福又冤屈——怪我當天晚上沒有告訴她。

早晨，我在工廠中擬定了應受嘉獎的人員名單。

我由於昨晚事件與應酬紛紛來致賀的人弄得又興奮又疲憊，所以晚上早就躺下睡了，睡得很熟。

電話鈴聲把我鬧醒了，

——你是雅可福烈夫構造家嗎？這是斯大林同志祕書處同你說話。請您打電話給斯大林同志，他要同您說話。

同時給了我電話號碼。

我慌張萬分地撥這個電話號碼，忽然聽見熟識的聲音：

——您好！我看在這張呈賜勳章的構造家名單內，大概是把駕駛員忘了吧，爲什麼我沒有看見他的名字呢。



——怎麼會沒有！斯大林同志，那上邊有這個駕駛員的名字，還寫明是請給列寧勳章的哩。

——呵！對，對！原來是我沒有看到。您的事情怎樣？

## 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第一次與斯大林同志談話以後，因工作關係又同他晤談過多次，因此也就益加使我深刻瞭解這位偉人底一切特點了。

斯大林在他的個人生活方面，一切都是異常儉樸的。

他的服裝很樸素，在戰前，通常都是穿着一種特式灰色軍服，其實，也並不是軍服，而是很合身的便裝，褲子也是用這種灰色材料製成的，皮靴綿軟而輕便。

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在廳內輕輕踱着步。他聽着對方說話，很少打斷對方的講話，一直讓他講完為止。

我看見在政府機關會議上，常有人遞給他紙條，而他每次都是把紙條閱完，好好摺起來放在衣袋裏。

他對於每次這種紙條都是很注意的。

斯大林對於浮淺觀察問題的態度是容忍不住的。對於那些在討論一種問題時表現不明問題實質的人，毫不寬恕，定給以鋒利的批評，因此這樣的人當着他的面永遠再也不敢輕易說話了。

認真辦事是斯大林的顯著特點。

我遇見了好幾次這樣談話的情形。比如給某負責人員一種任務時，那人說道：

——斯大林同志，期限太短了，這工作是困難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道：

——我們這裏所談的都是困難事情。正因為事情困難，所以

才請您來，您最好說說作這件事需要什麼幫助，並將應作的一切都按時完成。

斯大林喜歡人們毫不猶豫、直截了當、確切回答他的問題。常有初次到他那裏去的人，總是不敢馬上回答他的問題，而要極力構思答案，以免陷於窘境。我起初也是這樣，在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問題之前，也會窘促的不是望望窗戶，就是看看天花板。

斯大林同志笑道：

——您看天花板是白看的，那裏什麼也沒有寫着。您最好照直看，直說你想要說的話。這就是對你的唯一要求。

有時我覺得難於馬上回答他所提的問題——不知斯大林是否贊成我的回答，我要說的話是否使他高興。

他看出了這種情形就鄭重說道：

——請您只照您所想的來回答就夠了，不要努力說使我高興的話。同我談話不要這樣。如果您要猜合我的心願來講話。那麼我們的談話就很少益處。您不要以為您說的話如果不合我的意思，就會不好。您是專門家，我們同您談話不只是使您受到我們的教益，而且也使我們受到您的教益。

斯大林同志在評論一位被解除工作的領導人時說道：

——他有什麼壞處呢？壞處就是在回答某個問題時，首先就是察顏觀色，極力猜度，需要怎樣回答，才不致陷於窘境，怎樣說才可以取悅於人。這樣的人會大壞事情，雖然他本心不願作壞事。

有一次斯大林同志說道：

——如果您堅信自己的意見正確，並且能證明是正確的時候，那您就根本不要顧及任何人的意見，而是要本着您的見解和您的天良去行動。

斯大林不能容忍文理不通的現象。當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時，他就氣憤起來。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若責備他一下，他馬上就會說他是工農出身，藉以解釋自己文盲的原因。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這是不愛文明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別在國防事業中更不允許拿工農出身來解釋自己教育程度的不足，來解釋自己沒有技術準備，粗魯或不通事理。因為敵人絕不會因我們的社會出身而向我們讓步，正因為我們是工農，我們更應當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周詳完備的準備，毫不亞於敵人才對。

紅軍軍官中某些人，企圖以個人的勇敢和不怕危險的精神來抵償自己對於工作，特別是對於複雜的戰鬥技術認識上之不足，因此斯大林常說：

——我們有很多人總是誇耀自己的勇氣。可是若不精通戰鬥技術，而只靠膽量是毫無用處的。只有勇敢，只是仇恨敵人，是不够的。誰都知道，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很勇敢的，可是他們用自己的弓箭來反對以槍械武裝起來的白種人是毫無力量的。

在同一小部分當事人解決個別問題時，斯大林總是讓所有出席的人盡情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有時也徵求某些人的意見，然後才作結論。這時他拿一張紙，一枝鉛筆遞給某個人說道：

——請你寫吧。

於是他就親自口授一種重要文件。

有一次我也在他口授之下來寫了。我知道他很注意這件事情，所以我緊張起全部腦力，竭力使文法沒有絲毫錯誤。他一面口授，一面不時的來到我跟前，從我肩上看寫得怎樣。他忽然站住，看看我寫的以後，就握住我執鉛筆的手，點了一個逗點。

還有一次，有一句，我沒有完全造好。斯大林說道：

——爲什麼您把這主詞寫在賓詞後邊呢？您把主詞安置得有一點不順當吧！應當這樣才對！——並馬上給改正了。

過了這回事情以後，我又極注意的溫習了一次俄文文法。

斯大林同志認爲正確通順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是有很大的意義

的。

——如果一個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通順、正確的表達出來，那他的思索也就同樣是雜亂無章的，那他怎能辦好所委託的事情呢？

斯大林本人的工作以及其周圍人員的工作都是異常精確的。

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我答應執行這個任務。

斯大林說道：

——這件事很緊急，要火速完成，所以我們決定把這件事委託您去作。您需要什麼幫助嗎？

我答道：

——什麼幫助也不要，一切需要的東西我都有。

——很好，若是需要什麼，您不要客氣，儘可打電話來要求幫助。

我當下想起一件事情：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個請求！不過問題很小，或許不值得煩勞您！

——請說吧。

——在執行這個任務時，要常常到各飛機場去，可是工廠的交通工具不很好。我需要兩輛『M 1』牌汽車。

——只要兩輛汽車，再不要什麼嗎？

——是的，再不要什麼。其餘一切我那裏都有。

隨後就放我回去了。

我一直回往工廠去。剛一到工廠的時候，副廠長就迎着說道：

——雅可福烈夫同志，方才由汽車工業人民委員部打來電話，叫派人帶着收據去領兩輛『M 1』牌汽車。

並要我馬上在收據上簽字。經過四十分鐘，兩輛嶄新的『M

1. 牌汽車已經開到工廠了。

又過了一點鐘的功夫，莫洛托夫同志的祕書給我打來了電話，問我們是否領到了汽車。這原來是檢查執行工作。我因而想道：這真是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作風，大家都應該這樣工作才對！

斯大林同志因為擔負國家領導工作，需要同許多人接洽。他喜歡新人材，喜歡研究他們，知道他們的為人，什麼人可以擔任什麼工作，以及什麼人長於什麼事情。斯大林在談論工作時，往往滲雜着鋒利的諷諧語句。

有一次，我們因為一個問題去見斯大林。在談話中，說到一些工作表現不很好的人員時，斯大林竟順便說了這麼一句：

——真是莫斯科河外區的米太雅第和費米斯托克利哩！

他說了以後就注視着我們，看我們有什麼反應，是否明白這句笑話，我沒有完全明白，因而問道：

——為什麼是莫斯科河外區的？

——您知道誰是米太雅第和費米斯托克利嗎？

——是古代希臘的兩個戰略家。

——知道他們有什麼出色的事情嗎？

——是在某次戰役中的事情，至於詳細情形，我不清楚。

我表現不知道古代希臘歷史，我當時很害羞。

還有一次，斯大林在批評某工作人員時，他把此人與柴霍夫所著『結婚』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相比擬。他說了以後，又猛然問道：

——記得這篇小說嗎？

——不記得，斯大林同志！

——難道您沒有看過柴霍夫的作品嗎？！

——我把柴霍夫的著作看過好幾遍，可是我不記得這篇小說。

——有些東西是不應忘記的。

我又害羞起來。我原來覺得自己是個學識淵博的文人哩！

斯大林談論技術問題也好，談論政治問題也好，總是喜歡從歷史中、神學中或古典文學中引證一些合於題目的例子。

他常常很巧妙，很諷刺的引證出謝德林所著『一個城市的歷史』小說中的句子（註），並無情的譏笑那些還多少保持其書中主角氣魄的人們。

有一次，需要趕緊試驗一種新飛機。於是就有些『聰明人』提議要把飛機運到離工廠很遠的地方去試驗，理由是：擔任試驗飛機的駕駛員正在那裏。

斯大林說道：

——爲什麼要把飛機運到那裏去？駕駛員到這裏來要簡單得多。是誰這樣辦！爲什麼不想想呢？真是做照『格魯包夫』人的辦法呵。知道他們是怎樣把小牛趕到澡堂房頂上去吃草，把燕麥粉散到窩爾加河裏煮粥嗎？

有一次，在辦公廳商談工作以後，時間已到深夜，斯大林邀請所有出席的人跟他回去吃晚飯：

——今天算够了吧。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我是真餓了。我不專門請任何人，免得大家受拘束，怕麻煩，可是誰若願意跟我去吃晚飯的話，那是很歡迎的！

當然，誰肯拒絕同斯大林共餐？這種邀請是常有的嗎？

大家都一同跟他回住宅去了。當客人到的時候，飯廳桌上已經擺好餐具。斯大林同志的住房，設備得儉樸、整齊。書籍真是豐富極了。甚至連飯廳的各牆壁跟前也都立着裝滿書籍的書櫥。

---

（註） 謝德林（一八二六——一八八九）是俄國的偉大諷刺作家。其所著『一個城市的歷史』中有『格魯包夫』人之稱，是他所想像之城市的居民。（『格魯包夫』人是由俄文格魯包一字而來，即愚蠢的意思。）

晚飯時談話的題目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的，國際的，技術的，文學的，藝術的等等不一。這時所有對談的人都是極自由、毫無拘束的說出自己的意見。毫無尊卑與拘束的景象——大家都是平等的。

斯大林常從書中找引證。他對於某個問題極有興趣的時候，他便走到書櫃跟前，取出所需要的書來。若是談到地理問題時，他就取出他那幅已經折損邊角的舊地圖來，說道：

——我們來看看我這張地圖吧。這個地圖固然全壞了，可是還能應用。

斯大林無論何時的言論都是充滿着文學引證的。他的記憶力真是罕有的——他從個別著作中摘引長段引證時，差不多一個字也遺漏不下。他特別喜歡高爾基、柴霍夫、謝德林等人的作品。

有一次談起了一個冒險小說，談起了馬因·里德和庫柏爾的著作。斯大林說道，他幼年時很喜歡看這些人的長篇小說。

我小的時候也是醉心於這些書籍，因而向他說道：

——是的，這些書都很有意思，很有用處。可惜，現在不但沒有人著作這類的新書，而且連舊的也不再版了。

斯大林肖然一笑：

唔，馬因·里德和庫柏爾的作品中一個字也沒有關於集體農莊和托拉機的事情，那我們的出版界怎能再版他們的作品呢！

斯大林待人非常和藹關切。他每次叫人到他那裏去的時候，總是先問：

——您不很忙嗎？

或者問：

——您現在能否不妨礙工作到我這裏來一趟嗎？

——當然可以，斯大林同志！

——那就請趕快來一下。

在初時，當我還沒有當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我每次



從斯大林那裏走的時候，他總是問：

——您有汽車嗎？

這就是說，若沒有汽車，他就打發汽車送我。

斯大林常常以列寧的生活和工作來做榜樣。他喜歡回憶他同列寧的各次會面。有一次他講了這麼一段事情：

在一九一八年時，蘇維埃政府決定從彼得格拉遷到莫斯科來。這時很緊張，在莫斯科剛才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反革命叛亂鎮壓下去。

——當我們剛一到莫斯科時，——斯大林講道，——我們那些與列寧一塊來的人都很擔心他的安全。當我們看見要乘做汽車走的時候，就請列寧在汽車上坐下，我們圍着他站着，不使他現出來，以免遭到行刺的危險。列寧怎也不肯同意這種辦法，非要我們和他一同坐下不可。可是我們沒有聽他的話，一路都站在汽車上。

誰與斯大林同志會商工作，誰就是經歷卓絕的訓練。同他每次的談話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每次會面以後，就會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進步。

——很好，斯大林同志。

此時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他道謝了！可是我又忘記，只重複說：

——一切都順利。

——既然都順利，那就很好。祝你健康，希望繼續進步。

把電話耳機剛一放下，我才想起原來又疏忽了，忘記向他道謝。這真使我不安極了。

過了幾天，斯大林同志又把我召去。這時我才想起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向他道謝。我向他說，這種獎賞未免太高了，我今後更當努力決不辜負這種嘉獎。

斯大林微笑答道：

——有什麼可謝，若是作工好，應當受獎，又何必道謝呢？  
要謝，就請謝謝自己好了。

## 偉大的考驗

在構成第一種戰鬥機之後，沒有經過多久，我又構成一種速行的新驅逐機。這種飛機已為紅軍所採用，現今各飛機工廠都在大批出產這種飛機。

這種驅逐機的速度，比我不久前所望而生羨的那些飛機要快一半，其中的武器也強大得多，命名為『雅可』，這就是我姓的頭兩個字。

我很得意，很幸運，因為我的熱烈志願已經實現了。

我記得我自幼年時起，在我生平的任何階段上，都有一種希望，一種理想，一種目的，並盡一切力量來達到這種目的。我在童年時，經常思慕商店陳列櫥中所見過的那種有趣的新玩具和好書籍。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很想有件駕駛員穿的短皮衣。很快我就達到了這個目的。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穿着這樣的皮衣真是得意極了，後來我很想有架腳踏車。這個願望並沒有很快滿足，而是直到我開始掙錢的時候才滿足的。

我建成滑翔機以後，又極力想構造飛機。隨後又想建造第二架更好的飛機，以後又想造第三架……那時一面建造飛機，一面想道：『它只要能飛，那我一輩子就什麼都不需要了！』可是當飛機已經造好，開始飛行的時候，新的希望又產生出來——另造一架飛得更快更好的飛機。

所以我總是理想一種新東西，並力求實現這種理想。因此我

的生活是更豐滿更有興趣的。

我很久就渴望構造一種最快的飛機。現在這一理想也實現了！我的飛機不只是飛得很快，而且是痛擊敵人的優等飛機。難道這不是構造家理想的頂點嗎？

然而我因工作所得的獎賞是完全超過我的理想和期望的。

有一天夜間，兩點鐘時，電話鈴聲把我鬧醒了。我從床上起來，拿起聽筒。聽到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長沙胡林的熟識聲音：

——您是雅可福烈夫同志嗎？

——是，就是我。

——我驚醒您了？

——沒有什麼，請說吧。

——恭賀您得了最高獎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我起初不懂是怎麼一回事。

想是他開玩笑。在此以前，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只有斯大林和武器構造家傑格加略夫二人。

我對人民委員部部長說道：

——爲什麼您想起開這樣的玩笑？我才醒來，什麼也不清楚。

——不，我不是開玩笑。是根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剛才的決議。

——什麼決議？

——嘉您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我又表示懷疑。

——真的，您相信吧！除您以外，還有八位構造家：坡里加爾坡夫，托卡略夫，石比達里諾，米庫林，克里莫夫，葛拉賓，依萬諾夫，克魯波查特尼科夫也都得到了這個稱號。

這時我才相信了。

我高興得一夜不能合眼。到清早，我忐忑不寧地聽着無線電

廣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指令。

此後，經過了一年，我又得到了第二次獎賞——斯大林獎金。

於是我又理想起來，極熱烈的思索怎樣才不致辜負這種嘉獎。

當殘酷狡黠的敵人侵犯我們親愛的俄羅斯領土時，我知道這是我生平經受最嚴格考驗的時日到來了：我所構造的驅逐機在同強敵殘酷搏鬥中是否經得住這種考驗呢？

我焦急萬分的等待從衛國戰爭的前線上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消息，因為我們的駕駛員駕着成千上萬的驅逐機在那裏同法西斯帝撕殺。

答覆很快就來了。

從蘇聯情報部每日關於擊毀敵人飛機的簡略消息中，我知道其中有很多敵機是由我們光榮的駕駛員用『雅可』式驅逐機擊毀的。

我與全國人民在一起，以我們駕駛員的偉大功勳而自豪。同時我和各工廠衆多的全體工作人員更引為得意的，就是我們的飛機與蘇聯人的英勇精神相應了，沒有使駕駛員們在戰場上吃虧。

我很高興，在捍衛親愛祖國事業中我也出了一份力量。

定價 150.

書名 生平回憶

定價多 150.

書名 生平回憶  
492

生

平

同

憶

著者 雅可福烈夫

譯者 逸塵

出版者 大眾書店

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  
分店 旅順·金縣

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

民國卅七年七月初版——二〇〇〇

1948  
7  
2169

國民政府

